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七 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趙廷璋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七

仁和趙殿成撰

表九首

為薛使君謝婺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除臣某官拜命若驚稽首無地臣聞洪波退流必盪其涵穢慶雲所潤不遺於荆棘伏惟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馨香之德格於天地故指

旗而黒祲旋静揮戈而白日再中豈臣螙臂鼠肝所能談天述聖臣之本末强欲自陳擢髪數罪臣戮餘也剖心自明天知之矣臣素書生少為文吏折衝禦侮幾何不亡奉法守文一日之長當賊逼溫洛兵接河潼拜臣陜州催臣上道驅馬才至長圍已合未暇施力旋復隳城戟枝叉頭刀環築口身闕木索縛就虎狼臣實驚狂自恨駑怯脫身雖則無計自刃有何不可而折節兇頑偷生厠溷縱齒盤水之劍未消臣惡空題墓門之石豈

原書卷次訛誤

解臣悲今於抱釁之中寄以分憂之重且天兵討賊曾無汗馬之勞天命興王得返屠羊之肆免其釁鼓之戮仍開祝網之恩臣縱粉骨糜軀不報萬分之一況褰帷露冕是去歲之縲囚洗垢滌瑕為聖朝之岳牧臣欲殺身滅愧刎首謝恩生無益於一毛死何異於腐鼠謹當閉閤以思政酌泉以勵心親畢力於平人無煩八部誓不負於明主非畏四知用釋愆誅敢求課最

婺州 唐書地理志江南東道有婺州東陽郡

慶雲 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不別荊棘者慶雲

之患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劉良註言慶雲蔭物不分荆棘蘭桂而覆之 **孝悌** 孝經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馨香** 尚書君陳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黑祲** 左傳吾見赤黑之祲杜預註祲妖氣也 **揮戈**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 **蟲臂鼠肝** 莊子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 **擢髮數罪** 史記須賈頓首言死罪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戮餘** 左傳君棄書之力而思壓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 **剖心** 李陵報蘇武書陵不難剌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 **折衝** 家語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李氏春秋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註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事攻伐使欲攻已者折還其

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

禦侮 毛萇詩傳武臣折衝曰禦侮孔穎達正義云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

溫洛 遠征記洛水底有礜石故上無冰人謂之溫洛又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為五色玄黄文心彫龍滎河溫洛是孕圖緯任昉九日侍宴樂遊苑詩時來濁河變瑞起溫洛清皆指洛水而言右丞則借用為洛陽解矣

河潼 按通鑑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祿山陷東京封常清戰敗帥餘衆至陝知不可守與高仙芝西趨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

陝州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陝州陝郡本弘農郡義寧元年置武德元年曰陝州天寶元年更郡名

戟枝叉頭 裴松之三國志註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頭而前

刀環築口 三國志諸葛恪

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追賜像爵關中侯除士名使子襲爵北齊書祖珽傳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

木索

漢書司馬遷傳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張銑註關木杻械索繩也以拘縛之也

盤水之劍

漢書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如淳註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

墓門之石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

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寡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

抱釁 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呂向註釁罪也

汗馬 漢書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

屠羊肆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手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

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縲囚 左傳兩釋縲囚以成其好杜預註縲繫也

岳牧 古有四岳十二牧孔安國書傳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鄭康成禮記註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

腐鼠 後漢書竇憲傳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酌泉 晉書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悍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

八部 世說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

傳選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家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四知 後漢書楊震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課最 晉書賀循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寛惠為本不求課最

為崔常侍謝賜物表

臣某言總管闞敬之至奉九月十五日敕吐蕃贊普公主信物金胡瓶等十一事伏蒙恩旨特以賜臣捧戴慚

惶以抃以躍臣幸居無事待罪西門恭守嘉謨欽承成憲王師不戰無汗馬之勞堯屋可封何理入之有實無異效特降殊恩竊用勤以忘家志不顧命分膏草野以報萬一無任感戴戰越之至

總管　唐書百官志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蓋漢刺史之任七年改總管曰都督開元天寶時無此官矣此所云總管者未詳其義

吐蕃　杜氏通典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强大改姓為窣勃野故其人至今

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薄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因以為姓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唐書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為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

贊普 唐書吐蕃傳其俗謂强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

公主 按劉昫唐書神龍三年四月辛巳以嗣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開元二十八年金城公主薨

嘉謨 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皐陶謂之嘉成憲商書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志不顧命後漢書馬皇后紀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分膏草野漢書蘇武傳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為畫人謝賜表

臣某言臣猥以賤伎得備衆工誤點屏風乏成蠅之巧偶持圖扇無事犉之能徒以職官不敢貳事顧惟時論有慚三絕伏惟皇帝陛下撥亂反正受命中興俯協龜圖傍觀鳥迹卦因於畫畫始生書知微知彰惟聖體聖臣奉詔旨令寫功臣運偶鳳翔之初無非鷹揚之士燕

頷猿臂裂眥奮髯髮衝鶡冠力舉龍鼎骨風猛毅睟子分明皆就筆端别生身外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妍蚩無枉敢顧黃金取舍惟精時憑白粉且如日磾下泣知其孝思于禁懷慚媿此忠節乃無聲之箴頌亦何賤于丹青宣父之似臯繇元子之類越石不待或人之説無煩故妓之言此又一奇誠為可尚臣得舐筆麟閣繼蹤虎頭頻蒙奬敎之恩益用精誠自勵勤以補拙雖未仙飛感而遂通實因聖訓況賜衣服累

問官資中使相望屢加宣慰徽臣戰灼無答恩私之至

事牸 晉書王獻之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 貳事 禮記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杜預註言不敢學他事也 三絕 晉書愷之傳顧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痴絕 撥亂反正 後漢書陳元傳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 鳥迹 水經注倉頡本鳥迹為字取其孳乳相生

知微知彰 出易經繫詞 鳳翔 劉昫唐書肅宗至德二載二月辛鳳翔郡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十月壬戌廣平王入東京癸亥上自鳳翔還京 鷹揚 大雅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毛萇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 猿臂 史記李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裂眥 史記樊噲

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淮南子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沖冠

奮髯 漢書朱博奮髯抵几

鶡冠 後漢書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焉

龍鼎 張載榷論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

猛毅 淮南子剛強猛毅志厲青雲

瞳子分明 劉孝標世說註嚴尤三將敘曰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鋭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鋭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以持久

難與爭鋒庶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傳神

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寫照

日磾

漢書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乃去

于禁

三國志太祖使曹仁討關侯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侯衆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嘆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邪會孫權禽侯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畫關侯戰克龐

恚憤怒禁降服之狀
禁見懟恚發病薨

宣父 史記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
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
唐書禮樂志貞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為
宣父作廟于兖州給戶二十以奉之

元子 晉書桓温字元
子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于北方得一巧
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
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
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
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于是
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越石 晉書劉琨字越石

虎頭 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
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吳曾漫
錄云世說顧愷之為虎頭將軍非小
字也按晉書無此官世說亦無此語

仙飛 用顧愷之妙畫通靈

變化而去事詳見十二卷註

為曹將軍謝寫真表

臣某言天幸微臣身逢大聖得為列卒以備戎行於臣一生已為萬足況建旗為將裂組受官掌推食之恩辱賜衣之寵匹夫之勇雖不顧身長策無聞未能盡敵仰慚介冑俯媿櫜韃加以弓不重於六鈞箭不穿於七札詎中雀目誠慙猨臂以劉琨而恨小非關公之絶倫何以廁跡虎臣儀形麟閣伏惟皇帝陛下照格天地懸超

七十二家微臣託附風雲不如二十八將而蒙垂聖旨特命圖工畫植戟之黄鬚圖石稜之紫色才如過隙顧侯已得其神不待臨淄鄒子自知其醜豈可藏之祕府以示後人將謂飛龍之時無俟貔貅之士寵過其効力不稱恩顧死藝於伏弢誓殺身於鳴轂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戎行左傳下臣不幸屬當戎行建旗曹植詩願蒙矢石建旗東岳裂組江淹為蕭王讓揚州表深乃裂組遠故分珪推食賜衣史記韓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盡敵**國語夫戰盡敵為上**六鈞**左傳顏高之弓六鈞杜預註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七札**左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其死藝杜預註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

絕倫蜀志關侯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因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其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侯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虎臣魯頌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七十二家史記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二十八將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石稜 世說劉尹道桓公鬚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 臨淄 藝文類聚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臣改制鬌鬌問于妾妾若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此云鄒子未詳 祕府 漢書藝文志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晉書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于祕府 飛龍 易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貔貅 晉書熊遠傳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 死藝 見本文七札註 伏弢 左傳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杜預註弢弓衣也 鳴轂 見六卷越甲註

為幹和尚進註仁王經表

沙門惠斡言法離言說了言說即解脫者終日可言法無名相知名相即真如者何嘗壞相實際以無際可示無生以不生相傳非夫自得性空密印心地見聞自在宗說皆通者何以證玉毫之光辨金口之義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高登十地降撫九天宏濟羣生濡蓮花之足示行世法屈金粟之身心淨超禪頂法懸解脣釋門之六度包儒行之五常老僧空空復何語語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淺智勝疑冰之蟲微戒愈溺涅之象以自覺

離念註先聖微言如入何足盡思食木偶然成字入字疑是蟲字之訛豈堪上塵慧眼仰稱聖心有命自天藏拙無地伏以集解仁王般若經十卷謹隨表奉進無任慚惶然本註經先發大願釋第一義開不二門與四十九僧離一百八句六時禪誦三載懇祈俾廓妖氛得瞻慧日三千世界悉奉仁王五千善神常衛樂土令果盪定無量安。寧緇服蒼生不勝慶躍

仁王經釋藏有仁王護國波若波羅密經二卷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沙門後漢紀佛教以

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四十二章經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維摩羅什維摩詰經註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

解脫

涅槃經有煩惱故名為繫縛無煩惱故名為解脫僧肇維摩詰經註解脫者自在心法也得此解脫則凡所作為內行外應自在無礙翻譯名義心得自在不為不能所縛故曰解脫

法無名相

佛報恩經法無言說如來以妙方便能以無名相法作名相說

真如

大般若經真如者謂諸法性非如愚夫異生所得亦非異彼然諸法性如諸如來及佛弟子菩薩所見如是法性理趣真實常無變易故名真如即此真如說為菩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起信論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惟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

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惟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成唯識論真如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虛妄義亦言顯此復有多名謂名法界及實際等如餘論中隨義廣釋

實際

鳩摩羅什維摩詰經註始見其實謂之如轉深謂之性盡其邊謂之實際宗鏡錄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真性實相或言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即是首楞嚴或言法性或言法身如是等種種異名此皆是實相之異稱

宗說

楞伽經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

謂宗通及說通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自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衆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

玉毫 大般若經如來眉間有白毫相右旋柔輭如兜羅綿鮮白光靜踰珂雪等華嚴經白毫相中放大光明

金口 華嚴經何況如來金口所說

十地 成唯識論言十地者一極喜地初獲聖性具證二空能益自他生大喜故二離垢地具淨尸羅遠離能起微細毀犯煩惱垢故三發光地成就勝定大法總持能發無邊妙慧光故四焰慧地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燒煩惱薪慧焰增故五極難勝地真俗兩智行相互違合令相應極難勝故六現前地住緣起智引無分別最勝般若令現前故七遠行地至無相住功用後邊出過世間二乘道故八不動

地無分別智任運相續相用煩惱不能動故九善慧地成就微妙四無礙解能遍十方善說法故十法雲地大法智雲含衆德水陰蔽一切如空麤重充滿法身故如是十地總攝有為功德以為自性與所修行為勝依持令得生長故名為地楞嚴經是善男子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名歡喜地異性入同同性亦滅名離垢地淨極明生名發光地明極覺滿名燄慧地一切同異所不能至名難勝地無為真如性淨明露名現前地盡真如際名遠行地一真如心名不動地發真如用名善慧地是諸菩薩從此已往修習畢功功德圓滿亦目此地名修習位慈陰妙雲覆涅槃海名法雲地華嚴經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十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

蓮花足

西域記菩薩隨足所蹈出大蓮花

金粟

淨名經義鈔梵語維摩詰此云淨名般提之子母名離垢妻名金機男名善思女名月上過去成佛號金

衆來如**超禪**涅槃經後分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虛空處從虛空處出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出入滅盡想定從滅盡想定出次第還入至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邊識處從無邊識處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于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頂法**涅槃經有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六度**三教論衡六度者六波羅密六波羅密者即檀波羅密尸波羅密羼提波羅密毗梨耶波羅密禪定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以唐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五常**白虎通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孔穎達尚書正義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空空**大般若經善現白佛言世尊云何空空佛言善現空謂一切法空此空由空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是為空空北山移文談空空于釋部覈

玄玄于道流

語語 詩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無見之見 僧肇維摩詰經註實相慧眼之境非肉眼所見慧眼尚不見實而況非實雖曰無見而無所不見此真慧眼之體

不言之言 莊子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郭象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于口故為未之嘗言

疑冰蟲 孫綽遊天台山賦哂夏蟲之疑冰李善註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莊子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

溺泥象 遺教經世間縛著沒于象苦譬如老象溺泥不能自出楞伽經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深泥

食木成字 涅槃經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亦不驚怪

慧眼 華嚴經內

眼見一切色慧眼見第一義楞伽經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一切衆生諸根境界覺境界維摩詰經能善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僧肇註第一義謂諸法一相義也開不二門維摩詰經爾時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四十九僧時註經者凡五十人除惠幹一人而言是四十九矣一百八句楞伽經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斷句不斷句邊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淨句非淨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非所有句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

俱句非俱句緣自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剎土句非剎土句阿覺句非阿覺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實句非實句數句非數句明句非明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工巧伎術明處句非工巧伎術明處句風句非風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陰句非陰句衆生句非衆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爾燄句非爾燄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燄句非燄句像句非像句輪句非輪句揵闥婆句非揵闥婆句天句非天句飲食句非飲食句婬欲句非婬欲句見句非見句波羅密句非波羅密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起句非滅起句治句非治句相句非相句文句非文句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禪句非禪句迷句非迷句現句非現句護句非護句族句非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

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寶句非寶句記句非記句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事句非事句身句非身句覺句非覺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為句非有為句無為句非無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節句非節句叢樹葛藤句非叢樹葛藤句雜句非雜句說句非說句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處句非處句字句非字句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妖氛 十六國春秋靖掃妖氛廓清異類

慧日 法華經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暗王巾頭陀寺碑文蔭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李善註劉蚪日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

五千善神 仁王經五大士五千大神王于汝國中作大利益當立像行而供養之

緇服 僧之服緇色故或呼緇流或呼緇侶釋氏要覽僧史畧云問緇衣者

色何狀貌答紫而淺黑考功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矣知緇本出絳雀頭色即紫赤色也故泥尼淨秀見聖衆衣如𣑁熟椹此乃淺赤深黑色也

為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

沙門僧某等言伏蒙聖札題二大師塔額及度僧抽僧等並畢伏喜天心俯從人欲恩光至重抃舞難勝臣聞聖者正也住正法者為聖人佛者覺也得覺滿者入佛慧伏惟光天皇帝陛下登滿足地超究竟天入三解脱門過九次第定見聞自在不住無為理事皆如終非有

漏復皇國而御宇尊白法以教人百穀順成六氣時若不加兵而賊破不擾物以人和緇侶勝緣蒼生厚幸昨蒙書額度僧等龍騰金榜鳳轉銀鈎河漢昭回烟雲飛動章誕恥其遺法梁鵠慚為古人降出天門升于寶塔玉繩綴于重級珠斗挂于露盤以方宸翰實多慚德又宿修梵行願在法流者覆以慚媿之衣落其煩惱之髮冀成寶器仁王為琢玉之因廣運佛心聖主受恒沙之祐沙門等叩承禪訓幸偶昌期御札賜書足報本師之

德梵筵邀福願酬大聖之恩不勝戴荷之至

闍黎 釋氏要覽寄歸傳云梵語阿遮黎耶唐言軌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畧也 **大通** 劉昫唐書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宏忍以坐禪為業乃嘆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宏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宏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宏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于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勑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厖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謚曰大通禪師 **大照** 劉昫唐書普寂姓馮氏蒲州河

東人年少時遍尋高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勅普寂于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色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成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為大照禪師及葬士庶傾城哭送閭里為之空焉

恩光　江淹上建平王書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往正法　涅槃經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大長者為欲安立無量衆生住于正法

佛者覺也　涅槃經云何為佛佛者名覺既自覺悟復能覺他孫綽喻道論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子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

滿足地　楞伽經若不持

者如來地不滿足大藏一覽釋迦譜云善慧菩薩功行滿足位登十地生兜率天一生補處名聖善白為諸天師隨應說法

究竟天

按內典色界十八天中有色究竟天楞嚴經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如是一類名色究竟天

三解脫門

大般若經云何名三解脫門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脫門是名三解脫門云何名空解脫門若空行相無我行相虛偽行相無自性行相心一境性是名空解脫門云何名無相解脫門若滅行相寂靜行相遠離行相心一境性是名無相解脫門云何名無願解脫門若苦行相無常行相顛倒行相心一境性是名無願解脫門又云三解脫門能攝一切妙善法故所以者何空解脫門觀一切法自相皆空無相解脫門觀一切法遠離諸相無願解脫門觀一切法遠離所願

九次第定

涅槃經所謂九次第定四禪四空及滅盡定三昧大般若經云何名為九

次第定謂有一類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初靜慮具足住是為第一復有一類尋伺寂靜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住是為第二復有一類離喜住捨正念正知身受樂唯諸聖者能說應捨具念樂住第三靜慮具足住是為第三復有一類斷樂斷苦先喜憂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住是為第四復有一類超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定具足住是為第五復有一類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定具足住是為第六復有一類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為第七復有一類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為第八復有一類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想受滅定具足住是為第九名為九次第定

不住無為　維摩詰經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

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于無常無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于無我而誨人不倦觀于寂滅而不永寂滅觀于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于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于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衆生觀于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僧肇註自此下皆無為觀行也觀無為必觀恬泊之樂而能不證涅槃永處生死名不住無為也

如

維摩詰經諸法亦然不出于如僧肇註如謂如本相也又云隨順本相謂之如常住不變謂之性到實相彼岸謂之際

有漏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三有漏者云何名為欲漏有漏無明漏耶佛言欲漏者一切內惡覺觀外諸因緣名之為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除欲界中

外諸因緣內諸覺觀是名有漏無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

百穀　爾雅翼古人說百穀以為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然予以為穀之種類每物不下十數亦何假蔬果而後為百耶

順成　禮記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孔穎達正義年穀和順成熟

六氣　左傳天有六氣杜預註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時若　義出尚書洪範

龍騰　衛恒四體書勢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

昭回　詩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毛萇傳回轉也鄭康成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

韋誕　晉書太和中韋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法書要錄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

梁鵠　法書要錄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

重之常以鵲書懸帳中宮觀題署多是鵲手 玉繩 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為玉繩 慚德 見商書仲虺誥 梵行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云何名為清淨梵行佛言一切法是華嚴經永持梵行離一切惡 法流 梁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啟身持淨戒心扑法流 慚愧衣 菩薩瓔珞經首戴七覺華身被慚愧服華嚴經所謂願一切衆生得慚愧衣以覆其身 煩惱髮 華嚴經剃除鬚髮當願衆生永離煩惱究竟寂滅 寶器 華嚴經願一切衆生成無上寶器悉能受持三世佛法 恒沙 恒河之沙也恒河在西域具源從阿耨達池獅子口流出周圍四十餘里其中沙細如麪西國人謂無數無量不可計者多以恒沙為喻涅槃經如恒河沙無能數者

為僧等請上佛殿梁表

僧某言天地之大未滿法身紺殿朱宫豈云光宅陛下尊崇像教大捨外財白法利人黄金布地不役一人之力不費一家之産崇崇寶坊雲構將畢所營某寺以某月日上佛殿梁伏望天恩内賜一繖庶使大千世界悉入蓋中六合人天共歸宇下然後以無礙慧大化羣物將使四生皆度豈惟比屋可封則中天之臺才留幻士畫雲之觀徒候神人以古況今前王何陋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

法身 華嚴經如來法身甚廣大十方邊際不可得 **紺殿** 徐陵孝義寺碑紺殿安坐蓮花養神

光宅 孔安國尚書傳旨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左思魏都賦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

像教 王巾頭陀寺碑文正法既沒像教陵夷李周翰註像教謂為形像以教人也 **寶坊**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鳴銀鼓于寶坊轉金輪于香地

雲構 陸雲詩思樂華堂雲構崇基王融曲水詩序飛觀神行虛檐雲構呂向註雲構言高與雲齊也

大千世界 維摩詰經爾時毗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于中現李善文選註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至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世界為小千世界千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

界

無礙慧 菩薩瓔珞經賢聖八等道演暢無礙慧

四生 法苑珠林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虵蚖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歘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中天臺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化人以王之宮

室卑陋而不可處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候神人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棗脯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責躬薦弟表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能幾何能文苑英華作壽久竊天官每慚尸素慚文苑英華作競頃又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託

病被囚（恩文苑英華作懦）不賜疵瑕累遷省闥（闥一作閭一作門俱非）昭洗罪累免負惡名（洗顧本作失今從文苑英華作洗）在于微臣百生萬足（足文苑英華作死）昔在賊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明主伏戀仁恩（明文苑英華作聖）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始顧屢違私心自咎（始文苑英華作昔）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為政本源非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竊以兄弟自比六字文苑英華作竊見二字）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

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

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歷任所在著聲歷文苑英華作効

臣忝職甚多曾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繫

在三司繫文苑英華作狀縉上表祈哀請代臣罪臣之于縉一

無憂憐憐文苑英華作恤臣義不如弟三也縉之判策屢登甲

科衆推才名素在臣上臣小言淺學不足謂文臣才不

如弟四也縉言不忤物行不上人植性謙和執心平直

直文苑英華作坦臣無度量實自空疏臣德不如弟五也臣之

五短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為政顧臣謬官華省而弟遠守方州外媿妨賢妨文苑英華作其内慙比義痛心疾首以日為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闃然孤獨迥無子孫弟之與臣更相為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别恐隔黄泉儻得同居相視而没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廷廷文苑英華作行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隕越為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王縉

劉昫唐書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山之亂選為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効謀畧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偽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已官贖維之罪特為減等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册文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于徐州以縉為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歷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還委政于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

辛遂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茹葷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爲寺爲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己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于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

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廄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寇盜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于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贓姦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為證以為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凌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于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于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

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内陳于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跡如市賈馬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大歷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天官 晉書久黜天官塵蔽賢路班固東都賦天官景從寢威盛容李善註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成按今本蔡邕獨斷無此文也

荏苒 晉書李暠傳時移節邁荏苒三年韻會荏苒猶侵尋也又展轉也

止足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三司 唐書百官志凡鞫大獄以刑部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呂諲傳帝復兩京詔盡繋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處其罪

小言 莊子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方州 班固典引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 比義 後漢書孔融傳先君孔子與君先人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說苑君子比義農夫比穀 痛心疾首 左傳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懸車 白虎通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縣車示不用也漢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縣其安車傳子孫 朝暮入地 漢書龔勝傳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竭誠盡節 北史高熲有又武大畧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 肝腦塗地 漢書蘇武傳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

欒之隕越杜預左傳註隕越顛墜也晉書畬不顧命隕越為期葵藿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

請施莊為寺表

臣維稽首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何堪永思然要欲强有所為自寬其痛釋教有崇樹功德宏濟幽冥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于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

之餘經行之所臣往丁凶舋當即發心願為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請終日常積懇誠又屬元聖中興羣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謝生將何答施顧獻如天之壽長為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効微塵于天地固先國而後家敢以烏鼠私情冒觸天聽伏乞施此莊為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欵之至

施莊為寺　長安志清源寺在藍田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營草堂精舍維表乞施為寺焉

罔極　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終天　潘岳哀永逝文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返李善註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返長逝之辭劉良註終天謂終竟天地

永思　劉向九嘆心悁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頹

博陵縣君　成按唐書百官志云文武官一品國公之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勳官四品有封者母妻為鄉君至于國名地號則以旗望所自為冠又按宰相世系表崔氏有博陵安平一派當是右丞母氏所出故以博陵為號也

伽藍　法顯佛國記中天竺佛法甚盛名衆僧住止處為僧伽藍

周行　國風寘彼周行毛萇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鄭康成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八

仁和趙殿成撰

狀文書記八首

奉敕詳帝皇龜鏡圖狀帝皇龜鏡圖兩卷令簡擇

訖進狀

右某官宣口敕語看可否者臣愚何足以知謹與其等

議竊以名為帝王圖者蓋龜可以卜也鏡可以照也以

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卜後代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惡以照後代可以知盛衰興亡故其行事似堯舜者必盛似湯武者必興似秦皇漢武者必衰似夏桀殷紂者必滅如卜之必知如照之必見故謂之龜鏡圖伏如所示之圖謂之自古帝皇圖即可矣謂之龜鏡圖伏恐稍乖名實又多不出于正經或取諸子之說又取曹植飛龍篇摯虞犧讚等是一時文章之語非正經本傳之事至如堯之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舜之逐竄四

凶舉十六族臣歌九德君撫五絃等善事夏桀之瑤臺瓊室殷紂之肉林酒池等惡事益畫如此之類乃成龜鏡之圖至于伏羲生時伏羲之墓女媧腸化摶土為人如此之流豈為龜鏡若記帝皇之事總載無妨若為龜鏡之圖恐須簡擇又論元氣已後其圖似重太初與太始無殊有形與有質不異易云乾元亨利貞即未有物者乾之始也乾者元之體也元者乾之用也上猶道家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近佛經八識是

清淨無所有第八識即含藏一切種子第六識即分別成五陰十八界此圖從元氣以下名目稍多臣識用愚淺不知忌諱敢率鄙見無任戰越伏惟聖心裁擇謹狀

飛龍篇　曹植飛龍篇晨遊太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庖犧讚　摯虞庖犧讚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茅茨不翦土階三尺　韓非子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漢書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

茅檐屋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大戴禮記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四凶十六族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歌九德 周禮九德之歌九磬之舞鄭康成註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五絃 史記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瑤臺瓊室 淮南子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瑤臺象廊玉牀

肉林酒池 史記帝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

伏羲生時 路史太昊伏羲氏母華胥居于華胥之渚嘗暨叔嫗翔于渚之汾巨跡出焉華胥決履以跧之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四日降神註云帝系譜云人定時

生李經河圖云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應張說大衍文符歷序云註以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是以為八月五日矣非也

伏羲墓 路史註世紀云伏羲葬南郡在襄陽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又河中府有庖王廟引戴氏西征記云潼關直北隔河望有層阜巋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此當是女媧墓然古帝王墓冢皆非一所宜必有說

女媧腸化 山海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郭璞註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

摶土為人 風俗通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為人故凡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愚者引絙人也餘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為人民之所古跡在焉

太初太始　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道生一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河上公註道始所生者一一生陰與陽也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

八識　宗鏡錄經論通辯有八種識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

五陰　涅槃經所謂五陰色受想行識所言陰者具義謂何能令衆生生死相續不離重擔分散聚合三世所攝求其義理了不可得故名為陰大藏一覽五陰者謂色受想行識歷歷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汙穢真性即是色陰

十八界　錦繡萬花谷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

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大藏一覽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着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謂能學六根六塵六識翻譯名義法界次第云界以界別為義此十八法各有別體義無渾濫故名十八界若根根相對即有識生識以識別為義識依于根能別于塵故通名識由此根塵識三各有六法成十八界

請迴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右臣比見道路之上凍餧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溝壑陛下聖慈憐愍貸公粥施之頃年已來多有全濟至仁之德感動上天故得年穀頻登逆賊皆滅報施之應福祐昭然臣前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兩任職田並合交納近奉恩敕不許併請望一將司職田迴與施粥之所于國家不減數粒在窮窘或得再生庶以上福聖躬永宏寶祚仍望令劉晏分付所由訖具數奏聞如聖恩允許請降墨敕

職田 杜氏通典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畊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敕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所給職田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准令給受復用舊制

中書舍人 唐書百官志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

寶祚 隋書薛道衡傳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

劉晏 唐書劉晏傳祿山亂避地襄陽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

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

右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別恐難再見匪躬之節誠不顧家臨老之年實悲遠道陛下均平布政中外遴遷尚錄前勞仍收舊齒使備顧問載珥貂蟬趨侍玉墀從容瑣闥不材之木蹈彎聯芳斷行之雁飛鳴接翼自天之命特出宸衷塗地之心難酬聖造不勝戴荷踴躍之至

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臣王維狀

進

肅宗皇帝答詔

敕幸求獻替久擇勲賢具寮咸推令弟有裕既膺賛相之任俯覩規諫之能建禮朝昇鵷行並列承明晚下雁序同歸乃眷家肥無忘國命所謝知

左散騎常侍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註云隋廢散騎常侍貞觀元年復置十七年為職事官顯慶二年分左右隷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

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

桑榆 張華詩從容養餘日取樂于桑榆劉良註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

匪躬 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孔穎達正義云九五居于王位而在難中六二是五之臣往應于五履正居中志匡王室能涉蹇難而往濟蹇故曰王臣蹇蹇盡忠于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晉書卞壺傳攤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

舊齒 吳志陸績傳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晉書褚裒以政道在于得材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

載珥貂蟬 曹植王仲宣誄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呂向註珥插也

不材之木 莊子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 **跗萼** 北史跗萼連暉椒聊繁衍 **通議大夫** 唐六典散階正四品下曰通議大夫 **獻替** 後漢書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 **有裕** 小雅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鄭康成箋令善也 **家肥** 禮記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兵部起請露布文

天地之心無不覆載鳥鼠之性自私巢穴國家非徒疆理其地臣妾其人思欲一車書混聲教變毒螫之俗為禮義之鄉伏惟皇帝陛下大道先天至德冠古武功則

我有七德文教則舞于兩階億兆廣堯封之時郡縣加
禹服之外而犬戎小醜蝸角偷安動揺遠邊遮漢使之
路脅從小國絶蕃臣之禮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等虔奉
聖策肅將天誅因識闕之且憎尋勃律之舊好暨諸蕃
國悉會王師萬里風馳六軍電掃氈裘之長思嚮風以
無階毳幙之人惟塗地而可獲遂通重譯罔不來庭實
賴聖謀曷惟帝力無攻不克百蠻皆歸于計中無遠不
賓萬方若在于宇下臣等不勝喜慶之至

露布 封氏見聞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已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之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驚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沈璞為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與璞全城使自上露版

一車書 庾信哀江南賦序并吞六合混一車書

聲教 夏書朔南暨聲教孔穎達正義云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

七德 左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兩階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安國傳云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

堯封 謂堯時封疆所至韓非子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歠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

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禹服

史記禹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蝸角

莊子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剌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于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上下四方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游心于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遮漢使

漢書武帝感張騫之

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

高仙芝 唐書高仙芝傳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

天誅 漢書陳湯傳將義兵行天誅

勃律 唐書西域傳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為王死又册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八百里屬烏萇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元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為綏遠軍國迫吐蕃數為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耳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沒謹忙

求救北廷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銳兵四千倍道往没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冊為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没勝入謝没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為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遂平其國于是拂菻大食諸地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

風馳　王褒四子講德論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

電掃　後漢書皇甫嵩傳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氈裘之長　漢書匈奴傳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司馬遷傳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李善註旃裘謂匈奴所服也

毳幙　李陵報蘇武書韋鞲毳幕以禦風雨李善註毳幙氈帳也

重譯　尚書大傳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

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漢書平帝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來庭大雅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毛萇傳來王庭也百蠻家語昔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百蠻王肅註百蠻夷狄百種

與工部李侍郎書

一昨出後伏承令從官將軍車騎至陋巷見命恨不得隨使者詣舍下謁才非張載枉傳玄以車相迎德謝侯生辱信陵虛左見待古人有此今也未聞所以竦踊惕息通夕不寐維自結髮即枉眷顧侍郎素風維知之矣

宿昔貴公子常不交布衣盡禮髦士絶甘分少致醴以
飯汲汲于當世之士常如不及故夙著間望為孟嘗平
原之儔及乎晚歲時危益見臣節草莽之中乘輿播越
列郡或棄車走林畏賊顧望貢獻不至莫有關心侍郎
慨然枕戈泣血奮不顧命捍衛聖主楊奉之以兵奉迎
蕭何之運糧致饋曹洪之以良馬濟趙衰之以壺飧從
收合亡騎繕治兵甲喻以大義慰而勉之然後以劒率
卒執戈前驅浹旬之間六軍響振以成興復之業豈非

侍郎忠節葢世義貫白日垂名竹帛為一代宗臣誠可愛也或曰宗子與國同休不得不爾也夫仁弱自愛者且奔竄伏匿偷延晷刻窮蹙既至即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安能決命爭首慷慨大節死生以之乎而能不邀寵于上不干功于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謁時與風流儒雅之士置酒高會吟詠先王遺風翛然有東山之志善矣維雖老賤沉跡無狀豈不知有忠義之士乎亦常延頸企踵嚮風慕義無窮也然不敢自列于下執事者以

為賤貴有倫等威有序以閑人持不急之務朝夕倚門窺戶抑亦侍郎之所惡也而猥不見遺恩旨公命吳質旨字疑是車字之訛將何以塞知己之望報厚顧之恩內省空虛流汗而已輒先持狀候涼時即躬詣門下奉謝王維頓首

李侍郎

唐會要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敕扈從劍南綿構靈武冊勳共三十二人內有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遵加特進封鄭國公封二百戶劉晌唐書肅宗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哥舒翰為賊所敗關門不守玄宗幸蜀丁酉至馬嵬頓百姓請從太子收復長安庚子至烏氏驛彭原太守李遵謁見率兵士

奉迎仍進衣服糧糗上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馬以助軍

張載 晉書張載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

髦士 小雅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毛萇傳髦俊也

絕甘分少 漢書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師古註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多少也

問望 大雅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鄭康成箋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

棄車走林 左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

枕戈泣血 晉書桓溫傳枕戈泣血志在復讎

楊奉 後漢書獻帝紀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于東澗王師敗績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二月庚辰車駕乃進

蕭何 漢書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之

曹洪

三國志曹洪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

趙衰

左傳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以劍率卒

左傳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率卒杜預註用短劍兵接敵欲致死

前驅

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浹旬

國語浹日而令大夫朝之韋昭註從甲至甲為浹浹匝也南史曾不浹旬夷兇翦暴

六軍

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杜氏通典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為六軍

貫白日

晉書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竹帛

曹植求自試表功銘著于鼎鍾名稱垂于竹帛南史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

宗臣

漢書蕭何曹參

傳位君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師古註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

決命爭首 李陵答蘇武書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呂向註士卒用命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

東山之志 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

沉跡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況沉跡溝壑過與不過者乎

延頸企踵 劇秦美新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李周翰註企舉也踵足也

嚮風慕義 漢書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吳質 魏畧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踈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

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二山中人王維白

狠 廣韻狠鄙也 玄灞 潘岳西征賦南有玄灞素滻 淪漣 魏風伐檀其一章曰河水清且漣猗毛萇傳風行水成文曰漣其三章曰河水清且淪猗毛萇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韓詩曰臨流而風曰淪淪文貌爾雅小波為淪 輕儵 韻會白鰷魚名陸佃云形狹而長若條性浮似鱠而白詩鰷鱨鰋鯉或作儵莊子儵魚出遊 矯翼 揚雄解嘲矯翼厲翮李周翰註矯舉也

與魏居士書

足下太師之後世有明德宜其四代五公克復舊業而伯仲諸昆頃或早世惟有壽光復遭播越幼生弱姪藐

然諸孤布衣徒步降在皁隸足下不忍其親杖策入關降志屈體託于所知身不衣帛而于六親孝慈終日一飯而以百口為累攻苦食淡流汗霡霂為之驅馳僕見足下裂裳毀冕二十餘年山棲谷飲高居浚視造次不違于仁舉止必由于道高世之德欲蓋而彰又屬聖主搜揚仄陋束帛加璧被于巖穴相國急賢以副旁求朝聞夕拜片善一能垂章拖組況足下崇德茂緒清節冠世風高于黔婁善卷行獨于石門荷蓧朝廷所以超拜

右史思其入踐赤墀執牘珥筆羽儀當朝為天子文明
且又祿及其室養昆弟免于負薪樵蘇晚爨柴門閉于
積雪藜牀穿而未起若有稱職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
俗之化亦何顧影跮步行歌采薇是懐寶迷邦愛身賤
物也豈謂足下刹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丈盈前
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入莫不相愛而
觀身如聚沫入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于足下實何
有哉聖人知身不是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

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降及嵆康亦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遍光明遍照

知見獨存之旨邪此又足下之所知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甞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恤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仁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此近于不易願足下思可不

可之旨以種類俱生無行作以為大依無守默以為絶塵以不動為出世也僕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體裨補國朝下不能殖貨聚穀博施窮窘偷祿苟活誠罪人也然才不出衆德在人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耳實非欲引尸祝以自助求分謗于高賢也畧陳起予惟審圖之

太師劉昫唐書本紀貞觀十六年九月丁巳特進鄭國公魏徵為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四

代五公後漢袁安安子敞孫湯湯子逢隗皆相繼為三公後漢書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藐然

諸孤 左傳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杜預註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孔穎達正義藐者懸遠之言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大小相去懸藐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穉懸藐于諸子之孤

皁隸 左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杜預註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

攻苦食淡 漢書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如淳註食無菜茹為啖師古註啖當作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

霡霂 左思吳都賦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淖呂向註霡霂小雨言汗似之

山棲谷飲 魏書肅宗紀懷道邱園昧跡版築山棲谷飲舒卷從時

束帛加璧 史記趙綰王臧請天子立明堂以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旁求 書太甲旁求俊彥啟迪後人

朝聞夕拜 晉書王猛傳臣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

者

黔婁 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右史 唐六典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註起居舍人因起居注而名官焉古者人君言則右史書之即其任也隋煬帝三年減內史舍人四員置起居舍人二人從第六品上次內史舍人下皇朝因之貞觀二年省顯慶二年又置龍朔二年改為右史咸亨元年復故天授元年又改為右史神龍元年復故

赤墀 漢書梅福傳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掩泥塗殿上也李善文選註禮天子赤墀也

執牘珥筆 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拜謁車下

羽儀 見周易漸卦

藜牀 高士傳管寧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庾信小園賦況乎管

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又隱士詩鹿裘披猶裂藜牀坐欲穿

綬 後漢書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于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甲第 漢書霍光傳賞賜甲第一區釋常談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

聚沫 維摩詰經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傳燈錄阿難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後衰老豈堪長久

普聞 用香積如來事見三卷香積飯註中

曠士 鮑照詩安知曠士懷

嵇康 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也

乞食詩 陶淵明乞食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予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盃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遺

一慭之不忍 左傳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慭之不忍而終身慭乎

九牛一毛 漢書司馬遷傳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尸祝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嵇康絕交書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分謗 左傳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冬笋記

會心者行會行者祥故行藏于密而祥發于外欲入不

知不可得也夫孝于人為和德其應為陽氣笋陽物也而以陰出斯其效歟重冰閉地窒雪滔天閉顧元緯本作開誤今校正而緣犨包生不日盈尺公之家執德庇人仗義藩國忘身于王室不家于朱戶公世載盛德人文冠冕又天姿大賢庭訓括羽之日諸季式亦克用訓我爾身也共被為踈禮庇身焉禦侮無所花蕚韡韡爛其盈門兄弟怡怡穆然映女且孝有上和下睦之難尊賢容衆之難厚人薄己之難自家刑國之難加行之以忠信文之

以禮樂斯其大者遠者況承順顏色乎況溫凊枕席乎如是故天高聽卑神鑒孔明不然笋曷為出哉視諸故府則昔之人亦以孝致斯瑞也

重冰 馬融廣成頌刋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夏侯湛鞞賦鑽重冰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

庭訓 晉書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

括羽 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而受教

共被 謝承後漢書江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禮庇身焉 左傳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花萼韡韡 詩小雅棠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萇傳韡韡光明也鄭康成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

爛其盈門詩大雅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温凊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

天高聽卑呂氏春秋天之處高而聽卑

神鑒孔明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天秩有禮神鑒孔明

昔人楚國先賢傳孟宗母嗜笋冬節將至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笋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孝之所致感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龔秉震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九

仁和趙殿成撰

序十首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遥谷讌集序

山有姑射人盖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峻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

歡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賔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謟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典邦教者官司其方典邦教唐文粹作掌邦典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于朝則雅頌矣問于野則賡歌矣迺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考擊鐘鼓退于彤庭選辰擇地選唐文粹作撰右班劍騶六騶畫輪載轂羽

幢先路以詣夫逍遥焉唐文粹遥字下有谷字神皋藉其緑草驪山啓于朱户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其棟水源于室唐文粹作雲出于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乎菜地菜顧本作萊誤今從唐文粹本新豐半入于家林館層巔檻側逕逕舊作趣非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卉木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卉木唐文粹作芳卉花逕窈窕衡皋漣漪花唐文粹作桃漣漪唐文粹作超忽驂御延佇于叢薄佩玉升降于蒼翠于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樽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天姿以為飾

治毛蘋蘩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𣪊齊瑟慷慨于座右趙舞徘徊于白雲衮旒松風珠翠烟露日在濛汜羣山夕嵐猶有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為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弟兄元愷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賢楚傅常詣茅堂之居仰謝右軍怨序蘭亭之事賢唐文粹作思葢不獲命豈曰能賢

姑射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于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太平

寰宇記平山一名壺口山尚書謂壺口治梁及岐即此也今名姑射山在晉州臨汾縣西八里平水出焉足美石山海經云憲山之南三百里有姑射山冀州圖云西入文城郡以山為界莊子藐姑射之上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堯見之窅然喪其天下即此地也

方外

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曹植七啓雍容暇豫娛志方外

王官

左傳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

小隱

見十一卷大隱註中

在宥

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黼衣

見五卷朱紱註中

下拜

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坐而論道

周禮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

官司其方左傳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杜預註方法術也

賡歌賡續也事見虞書帝舜作歌歸美股肱臯陶以其義未足乃續為歌詩責難于君以成其義

猗哉玉篇猗嘆辭也韻會猗假借為美也

班劍王儉褚淵碑文給班劍二十人劉良註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李周翰註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虎賁班劍百人李善註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馬呂向註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通鑑宋紀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胡三省註班劍持劍為班立在車前

六騶左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杜預註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孔穎達正義以騶是主駕之官

羽幢漢書韓延壽傳建幢棨植羽葆晉灼曰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說文幢旌旗

之屬先路楚辭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驪山太平寰宇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三里即藍田山也溫湯出山下其陽多寶玉其陰多黃金三秦記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今石柱猶存一統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所出唐玄宗更名昭應上有老母廟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美竹史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嘉樹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萊地萊即采地也古萊采字通用層巔謝靈運詩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劉良註曾高也言築觀于高山之巔丹埊子虛賦其土則丹青赭埊雌黃白坿師古曰丹今之朱砂也埊今之白土也古今註其上皆丹埊羲和廣雅日御謂之羲和勾芒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其神勾芒窈窕謝靈運詩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李周翰註窕長遠貌

蘅皐 曹植洛神賦稅駕乎蘅皐秣駟乎芝田李善註蘅杜蘅也皐澤也劉良註蘅皐香草之澤也

延佇 楚辭結桂兮延佇王逸註延長也佇立也

叢薄 淮南子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高誘註聚木曰叢深草曰薄鮑照蕪城賦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呂向註叢薄草木相雜也

外僕 杜預左傳註外僕掌次舍者

獸人 左傳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杜預註新殺為鮮

大罍 鄭康成周禮註大罍瓦罍也

五鼎 漢書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註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擁腫 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沼毛 左傳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杜預註沼池也毛草也蘋大蓱也蘩皤蒿也

曼姬 子虛賦鄭女曼姬文穎註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

齊瑟 曹子建詩秦箏

發西氣齊濛汜楚辭出自湯谷次于濛汜王逸註汜
瑟揚東謳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
西極濛水之涯也淮南子邅回濛汜松喬西都賦庶
之渚高誘註濛汜日所入之地也松喬之羣
類時遊從乎斯庭亦羲皇宋書陶潛嘗言五六月北
松王喬皆古仙人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
是羲皇司禮唐書百官志龍朔二楚傳漢書韋孟為
上人年改禮部曰司禮楚元王傅傅
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
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其在鄒詩曰爰戾于鄒翦
茅作堂我徒我右軍晉書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于
環築室于牆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
序以申其志或以潘岳金谷詩序豈曰能賢左傳若
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聞而甚喜棄德不
讓是廢先君之
舉也豈曰能賢

成按篇中所稱太子太師徐國公是蕭嵩右丞相始興公是張九齡少師宜陽公是韓休禮部尚書杜公是杜暹賔客王公是王丘左丞相稷山公當是裴耀卿然史傳但言封趙城侯不言封稷山公當是闕文餘二人未詳據劉昫唐書本紀云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相蕭嵩為太子太師工部尚書韓休為太子少保至二十五年四月張九齡左授荆州長史不在朝廷矣是諸公讌集實在二十五年之春名賢畢集觴咏交錯何減金谷蘭亭之會而篇什不傳德音湮没惜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宴韋司户南亭序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多暇舉無違

德孰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攄懷致館灞陵南望曲江左轉轉舊本作輔非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獸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為放為唐文粹作而則野人于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于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紲紲唐文粹作勒徒有次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嘿也

司户唐六典上州司户參軍事二人從七品下中州一人正八品下下州一人從八品下股肱左傳君之卿佐是為股肱克左右商書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允釐尚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也青蒲漢書史丹直入臥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攄懷西都賦願賓攄懷古之蓄念廣雅攄舒也鄠杜西都賦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李善註扶風有鄠縣杜陽縣也式式用獸炭晉書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膳夫成按周禮膳夫乃是食官之長掌王之食飲膳羞者後人借為厨子之稱鮮食尚書暨益奏庶鮮食孔安國傳鳥獸新殺曰鮮羈紲左傳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杜預註羈馬羈也紲馬韁也孔穎達正義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

紲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紲牛則執紖馬則執靮服虔云一曰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紲為馬繮者紲是係之别名係馬係駒皆得稱紲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于天下用馬為多故主于馬耳玉篇紲思列切　次舍漢書吳王濞傳治次舍須大馬韁也　王師古註次舍息止之處也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河西顧本作西河誤今校正

今上合大道以撫荒外振長策以馭宇内故左言返踵穿胸沸脣膺騰白波驟輸碧砮之貢腹阻赤坂傳致紫琥之琛辮髮名王養馬于下廏魋結去帝獻珠于小臣而犬戎不識蝸角自大偷安九服之外謂天誅罕及自

絶所國之後而王祭不供天子按劍謀臣切齒思以赤山為城青海為塹盡平其地悉虜其人而上將有哥舒大夫者名葢四方身長八尺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指撝而百蠻不守叱咤而萬人俱廢髬髵奮髯哮吼如虎裂眥大怒磨牙欲吞不待成師固將身先士卒常思盡敵不以賊遺君父矢集月窟劍斬天驕蹴崑崙使西倒縛呼韓令北面豈直趙人祭其東門匈奴不敢南牧而已開府之日辟書始下以為踴躍用兵健將之事意

氣跨馬俠少之能葢欲謀夫起予哲士俾我殲黠冠以
無類舉外國如拾遺待夷門而不食置廣武于上座始
得我高子焉高子讀書五車運籌百勝慷慨謀議折天
口之是非指畫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嘗著七發曹王慕
義每奏一篇漢文稱善緣情之製獨步當時主人横挑
而有餘墨客仰攻而不下公卿籍甚遍交歡于五侯孫
吳暗合將建功于萬里徵以露版名見甘泉衣短後之
衣帶櫑具之劍象弧彤服鞭弭櫜鞬目無先零氣射西

旅蒼頭宿將持漢節以臨戎白面書生坐胡牀而破賊然孤烽遠戍黄雲千里嚴城落日而閉鐵騎升山而出邊笳咽于塞下畫角發于軍中亦可悲也遲子之獻凱雲臺奏事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列居東第位為通侯舊友拜塵羣公書幣祁大夫老矣武安侯問乎

振長策史記振長策而御宇内師古曰以乘馬為喻也策所以撾馬也　返踵淮南子丹穴大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高誘註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跡向北　穿胸山海經其為人胸有竅郭璞註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黄帝之德嘗致之異物志曰穿

胸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葢似效此貫胸人也淮南子地形訓有穿胸民高誘註穿胸胸前穿孔達背博物志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戮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克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瘵以不死之草是為穿胸民

沸脣 晉書沸脣成俗鳴鏑為羣劉孝標辨命論左帶沸脣乘間電發李善註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張銑註沸脣戎狄之語也

膺騰 王褒四子講德論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

碧砮 梁簡文帝大法頌序金鱗鐵面貢碧砮之環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王融曲水詩序文鈇碧砮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李善註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

赤坂 漢書西域傳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

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鮑照苦熱行赤坂横西阻

養馬 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黄門養馬

魋結去帝 史記陸賈傳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陀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尉陀乃蹶然起坐謝陸生又南越尉陀傳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陀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于是下令國中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也索隱云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按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

謂粤人本椎髻其髮今陀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顏師古漢書註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推

王祭不供見十二卷包茅註天子按劍鮑照詩天子按劍怒赤山後漢書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青海周書吐谷渾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圍千餘里梁書吐谷渾地有青海方數百里哥舒大夫劉昫唐書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為氏世居安西翰家富于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為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畧三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為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踈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為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為副者見翰禮倨不為用翰怒撾殺之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

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于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畧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其冬玄宗在華清宮勑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為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明年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于青海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為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遥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録其功拜特進鴻臚

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户加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眼如紫石稜鬚如蝟毛磔晉書桓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叱咤史記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武作叱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髬髵張衡西京賦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廣顴髬髵猛獸奮鬣貌磨牙揚雄長揚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成師左傳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退身先士卒吳志孫輔傳孫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賊遺君父後漢書是時帝在魯聞耿弇為

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灑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

月窟 揚雄長楊賦西壓月蝟東震日域服虔曰蝟音窟穴之窟月蝟月所生也

崑崙 趙至與嵇茂齊書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

呼韓 漢書匈奴傳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

東門 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賈逵曰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此云東門門疑誤

南牧 史記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辟書 阮籍奏記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李善註辟猶召也

踴躍用兵 邶風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健將 後漢書呂布傳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

十騎馳突燕陣謀夫小雅謀夫孔多俾說文俾益也從人卑聲拾遺漢書梅福傳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廣武漢書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騎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運籌淮南

子運籌于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百勝**史記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天口**任彥昇宣德皇后令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李善註七畧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指畫山川**北史長孫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冩其虛實皆如指掌**七發**曹子建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每奏一篇**史記陸賈傳高帝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此云漢文疑訛**緣情**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李善註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獨步當時**北史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邢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

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誦讀俄遍遠近公卿籍甚漢書陸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孫吳晉書平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濤名見甘泉漢書劉德少時數言事名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短後之衣莊子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櫑具之劍漢書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應劭註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磊象弧彫服鮑照詩氈帶佩雙鞬象弧

插彫服張銑註象弧象牙飾弓也服盛箭器彫畫也鞭弭櫜韔左傳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韔以與君周旋杜預註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韔以受弓孔穎達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為弓末也詩云載櫜弓矢則弓矢所藏俱名櫜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櫜而入註云示無弓則櫜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韔此櫜韔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韔是受弓故云櫜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先零後漢書西羌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于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鄭氏曰零音憐西旅獒尚書西旅厎貢厥獒孔穎達正義西

方之戎有國名旅者

蒼頭宿將

宋書沈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戰國策田盼宿將也

白面書生

宋書沈慶之傳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鐵騎

晉書精甲耀日鐵騎前驅

宣室

三輔黃圖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云周武王殺紂于宣室室漢取舊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

紫綬

劉昫唐書二品三品紫綬三采紫黃赤紅紫質

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

金印如斗 晉書周顗傳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東第 漢書司馬相如傳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師古註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張揖註列東第在天子下方李周翰註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也

通侯 漢書高帝紀通侯諸將毋敢隱朕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師古註徹侯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

拜塵 晉書潘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

祁大夫 左傳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又襄二十一年范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宣子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武安侯成按漢時田蚡封武安侯三國時曹爽亦封武安侯然與此俱不合

送李補闕充河西支度營田判官序

漢張右掖以備左袵西遮空道北護居延然犬戎夜獵于山外匈奴射鵰于塞下歲或有之我散騎常侍曰王公勇能盡敵禮可用兵讀黃石書殺白馬將入備顧問

載以乘輿副車出命專征賜以内棧文馬將軍幕府請命介于本朝天子瑣闈輟諫官以從士補闕李公家世龍門詞場虎步五經在笥一言蔽詩廣屯田之蓄度長府之羨以贍邊人以弱敵國然後馳檄識匿畧地崑崙使麾下騎刃樓蘭之腹發外國兵繫郅支之頸五單于遁逃于漠北雜種羌不近于隴上子之行也不謂是乎拜首漢庭驅傳而出窮塞砂磧以西極黄河混沌而東注胡風動地朔雁成行拔劍登車慷慨而别

補闕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補闕六人中書省有右補闕六人皆從七品上 支度營田判官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畧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 漢張右掖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 西遮空道漢書西域傳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 射鵰史記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索

隱曰柴服虔云鵰大鷙鳥也一名鷙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 **禮可用兵** 左傳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黃石書** 漢書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副車** 晉書輿服志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為行 **專征** 白虎通好惡無私執意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 **內棧** 顏延年赭白馬賦序歲老氣殫斃于內棧李善註棧櫪也司馬彪曰棧若欞牀施之濕地也呂向註棧以板御濕而承馬足也 **文馬** 左傳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孔穎達正義文馬謂文飾彫畫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幕府** 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

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帝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為幕字之誤也又李廣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幕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為大非也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也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于義乖矣 介杜預左傳註介副 龍門世說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詞場昭明太子十二月啟詞場月白辯囿日新 虎步魏志夏侯淵傳虎步關右

所向無前

五經在笥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長府 何晏論語集解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

識匿 唐書西域傳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密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為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

崑崙 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孔安國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孔穎達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

是戎狄也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
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
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
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以崑崙為
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
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刃樓蘭

漢書樓蘭王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
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
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
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
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王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
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耆
屠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
王安歸首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

郅支

漢書宣帝時匈奴單亂五單于並爭漢擁

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

漢北

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矣匈奴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馬

雜種羌

後漢書西羌傳元和三年迷吾與弟號吾諸雜種反畔號吾先輕入冦隴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于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段熲傳雜種羌屯聚白石熲進擊首虜三千餘人

驅傳

蕭詧愍時賦始解印于稽山即驅傳于湘水庾信詩無庸奉天睠驅傳收南秦

混沌

枚乘七發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李善註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

朔雁

謝靈運撰征賦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

送懷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國自有初以節守西門者得自名吏選客故我常侍崔公以貳車迎杜侯于杜陵而咨之矣舍之門下衣儒者之服立于軍中說諸侯之劒猗元帥之理也行有貫肓鐵馬成羣而雄戟罕耀角弓載櫜秉王者師不邀奇功樓庭籍甚高冠長劒拜命雲臺在是行也羣公自出轅門驂騑滿路置酒欲飲高歌自悽寂寥孤城惆愴朔管飛雪蔽野長河始冰吾子勉之慷慨而別

懷州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有懷州河内郡 參軍 唐書百官志外官有錄事參軍功曹參軍倉曹參軍田曹參軍戶曹參軍兵曹參軍法曹參軍士曹參軍 貳車 國語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韋昭解貳副也 諸侯劍 莊子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賁育 漢書司馬相如傳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史記註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鐵馬 陸倕石闕銘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李善註鐵馬鐵甲之馬也 雄戟 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云干將

韓王劒師也雄戟胡中有舥者干將所造史記索隱方言云戟中小孑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舥音巨案周禮冶氏為戈胡三之註云胡其孑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為胡也 載櫜周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萇傳櫜韜也孔頴達正義曰櫜者弓衣一名韜故納弓于衣謂之韜弓

高冠長劒後漢書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懐紫者布滿宫闈 轅門周禮掌舍設車宫轅門鄭康成註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孔頴達正義云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為轅門 後人稱軍門為轅門本此 朔管謝莊月賦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李善註朔管羌笛也說文云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吕向註朔管謂北胡之笛也

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

少年明經試出補吏學通大義政習前典本之于德輔之以才大官大邑可也不惟是歟予昔仕魯益嘗之鄆書社萬室帶以魚山濟水旗亭千隧雜以鄭商周客有鄒人之風以厚俗有汶陽之田以富農齊紈在笥河魴登俎一都會也子其不寶貨不躭樂不弄法不慢官無侮老成人無虐孤與幼上官奏課輶軒以聞則繡衣方領垂璫珥筆子所得也誰敢有之予病且憊歲晚獨窮巷衡門落日秋草趙服過我且東其轅從飯中厨子

不可以蔬食送車出郭吾不可以徒行屨以及門拜于宇下猶且抱杖延頸送之以目城闕樹轉悲其馬嘶云

須昌唐書地理志河南道鄆州東平郡有須昌縣明經唐六典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二曰明經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并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為通註云舊制諸明經試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八帖老子兼註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後試策十條通七即為高第開元二十五年勅諸明經先帖經通五已上然後口試每經通問大義十條通六已上并答時務策三道前典晉書憲章令軌祖述前典書社左傳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預註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史記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

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　魚山　元和郡縣志魚山一名吾山在鄆州東阿縣南二十里瓠子歌曰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沸鬱兮迫冬日即此山也　濟水　元和郡縣志鄆州須昌縣濟水南自鄆城縣界流入去縣西二里　旗亭　張衡西京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註旗亭市樓也隧列肆道也李周翰註隧市道也　汶陽之田　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杜預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太平寰宇記故汶陽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田沃壤故魯號汶陽之田成公二年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是也　齊紈　漢書地理志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師古曰紈素也梁元帝謝東宮啟鮮潔齊紈聲高趙縠　河魴　國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無侮老成人　商書

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奏課任昉齊竟陵王行狀又以輶軒風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輶軒俗通周秦常以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送之以日呂氏春秋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閒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日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邠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間上疑是山字或川字之訛與寢園接七月之什蕩無遺風五陵之豪雜居其地故有黠吏惡少犯命干紀干舊作于非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中吏鄭子為邑也絃歌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威燀赫百

里下車按捕盡致法馬繡衣下帷風俗之治之（疑是以字之訛）苟以文墨抵罪除名為人削跡于野杜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詎有公田之黍牽衣肘見步雪履穿獲戾由中是貧非病屬聖朝龍旂鑾輅登封告成之事畢蒼玉黃琮郊天祀地之禮備天下無事海內乂安盡登仁壽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失職使復其位降邑宰為輿尉從館墨而解褐龍星始見馬首欲西搢紳先生居多結友諸曹列署且有同時

時工部侍郎蕭公詞翰之宗德義之府弱年筮仕一命聯官于奉常幾日左遷六人同罪于外郡竄金盛業克傳丞相文儒萬石高風彌重故人賓客賦詩寵别贈言誠行騎登棧道館于板屋劍門中斷蜀國滿于二川銅梁下臨巴江入于萬井黃鸝欲語夏木成陰悲哉此時相送千里

新都 唐書地理志劍南道成都府蜀郡有新都縣 邠 唐書地理志邠州新平郡義寧二年析北地郡之新平三水置邠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改元和郡縣志雍州京兆府西北至邠州三百里

岐州扶風郡東北至邠州三百三十里九域志邠州新平郡南至本州界一百二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鳳翔府一百一十里

寢園　按唐書地理志獻陵在三原縣東十八里昭陵在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乾陵在奉天縣北五里定陵在富平縣西北十五里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三十里皆屬京兆府至天祐三年始割奉先一縣屬同州

七月之什　毛萇詩傳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五陵豪　漢書原涉傳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杜陵霸陵非此五陵之類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

黠吏　漢書尹翁歸傳縣縣收取黠吏豪民

按致其罪

惡少 漢書昭帝紀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師古曰惡少年為無賴子弟也

煇赫 莊子聲侔鬼神煇赫千里

削跡 莊子夫子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

公田 晉書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牽衣肘見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步雪履穿 史記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

獲戾由中 左傳吉若獲戾子將行之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是貧非病 莊子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

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龍旂 魯頌龍旂承祀鄭康成箋交龍為旂

鑾輅 江總詩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

登封告成 後漢書祭祀志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

蒼玉黃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鄭康成註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仁壽之域 漢書王吉傳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更新 後漢書袁紹傳蠲除細故與下更新

百寮 尚書臯陶謨百寮師師百工惟時孔安國傳僚官也

輿尉 左傳廢其輿尉服虔註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國語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韋昭註輿尉上軍尉也非唐時縣尉之職右丞借作縣尉用

解褐 褐衣庶人之服解去褐衣而登仕版晉書曹毗傳安期解褐于秀林魚父擺釣

于長川龍星始見左傳龍見而雩杜預註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孔頴達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馬首左傳欒黶曰余馬首欲東搢紳難蜀父老文者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劉良註搢紳謂衣冠也後漢書楊彪傳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章懷太子註紳帶也搢插也插笏于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色晉書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于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結友後漢書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三國志呂蒙因為魯肅畫五策肅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諸曹杜氏通典大唐州府佐吏有司功司倉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在府為曹在州為司列

署何晏景福殿賦屯方列署三十有二呂延濟註列署百官諸曹

蕭公按唐書蕭嵩傳嵩子華當嵩罷相時擢給事中久之為工部侍郎天寶末為兵部侍郎

德義之府國語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

奉常唐六典太常寺龍朔二年改為奉常咸亨元年復舊

左遷史記周昌傳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

籯金漢書韋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

萬石史記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棧道史記索隱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絶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

送從弟惟祥宰海陵序

天子若曰咨爾三事百辟冠賊姦宄震驚朕師其舉吏二千石至墨綬予將大命于朝以撫方夏羣從曰惟祥舊有令聞克奉成憲往踐乃職無恫于人獄貨非寶農食滋碩浮于淮泗浩然天波海潮噴于乾坤江城入于泱漭彼有美錦爾嘗操刀學古入官倚法為吏上官奏課國將大選爾勞勉哉行乎唱予和汝

海陵唐書地理志揚州廣陵郡有海陵縣冠賊姦宄舜典蠻夷猾夏冠賊姦宄孔安國傳

羣行攻刼曰冦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 震驚朕師 舜典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孔安國傳震動也動驚我衆 二千石 漢書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 墨綬 賈公彥周禮疏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以撫方夏 尚書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孔安國傳以撫綏四方中夏 令聞 禮記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鄭康成註令善也 往踐乃職 左傳予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獄貨非寳 呂刑獄貨非寳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孔安國傳受獄貨非家寳也 泱漭 西京賦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薛綜註泱漭無限域之貌 操刀 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

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已多乎　學古入官　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孔安國傳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　唱予和汝　鄭風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送衡嶽瑗公南歸詩序

衡嶽瑗上人者常學道于五峰蔭松棲雲與狼虎雜處得無所得矣天寶癸巳歲始遊于長安手提瓶笠至自萬里宴居吐論縉屬高之初給事中房公謫居宜春與上人風土相接因為道友伏臘往來房公既海內盛名

上人亦以此增價秋九月杖錫南返扣門來別秦地草木摵然已黄蒼梧白雲不日而見滇陽有曹溪學者為我謝之

五峰方輿勝覽衡山七十二峯最大者五祝融紫蓋雲密石廪天柱而祝融為最高得無所得涅槃經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來之心亦無得想何以故無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為得實無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來計有得想是則諸佛不得涅槃以無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諸法故名為大我華嚴經一切法得無所得于瓶笠釋氏要覽淨瓶梵語軍遲此云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寄歸傳云軍持有二若甆瓦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觸用蓋律有二種一竹蓋二葉蓋寄歸傳云西

域僧有持竹蓋或持傘者梁高僧慧韶遇有請則自攜杖笠也今僧戴竹笠棕笠乃竹蓋葉蓋之遺製但去柄耳今又加油絹于上即唐馬周製在席帽以禦雨故效之也房公劉昫唐書房琯傳天寶五載擢試給事中賜爵漳南縣男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宜春唐書地理志江南西道有袁州宜春郡伏臘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為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歴忌釋云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火畏于金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也左傳虞不臘矣杜預註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孔穎達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于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

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

摵 潘岳秋興賦庭樹摵以灑落兮李善註摵枝空之貌李延濟註摵葉落貌盧諶詩摵摵芳葉零李善註摵凋柯貌

蒼梧白雲 藝文類聚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滇陽 滇陽疑是湞陽太平寰宇記英州湞陽縣本漢舊縣屬桂陽郡隋為真陽縣五年屬匡州唐貞觀初州廢改真陽為湞陽屬廣州以湞山為名音貞

曹溪學者 六祖駐錫曹溪說法利人學徒甚眾所謂曹溪學者是其門人也曹溪舊志曹溪故為曹侯村乃魏武帝玄孫曹叔良里也以一水自東遶山而曲故稱曹溪

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

心舍于有無眼界于色空皆幻也離亦幻也至人者不捨幻而過于色空有無之際故目可塵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嘗物物方酌我于無垠之域亦已殆矣上人順陰陽之動與勞侶而作在雙樹之道場以衆花為佛事天上海外異卉奇藥齊諧未識伯益未知者地始載于兹人始聞于我瓊莛滋蔓侵迴階而欲上寶庭盡蕪當露井而不合羣艶耀日衆香同風開敷次第

連九冬之月種類若干多四天所雨至用楊枝已開貝葉高閣聞鐘升堂覲佛右繞七匝卻坐一面則流芳忽起雜英亂飛焚香不俟于旃檀散花奚取于優鉢漆園傲吏著書以稊稗為言蓮座大仙說法開藥草之品道無不在物何足忘故歌之詠之者吾愈見其嘿也

薦福寺長安志開化坊半以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為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詔別營主第主辭以姑婦異居有乖禮則因固陳請乃取園地充主第又辭公主祭戟不欲異門乃併施瑀之院門襄城薨後官市為英王宅文明元年高宗崩後百日立為大獻福寺度僧二百人以

實之天授元年改為薦福寺中宗即位大加營飾自神龍以後翻譯佛經並于此寺寺東院有放生池周二百餘步傳云即漢代洪池陂也

齊諧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

伯益列子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山海經古序說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鱗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名者也

瓊蕤陸機詩玉顏侔瓊蕤張銑註瓊蕤玉花也

露井古樂府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

九冬張正見詩九冬飄遠雪六出表豐年

四天釋書有四禪天謂初禪有三天二禪有三天三禪有三天四禪

有九天合之為色界十八天又欲界十天中有四天王天沈約內典序包括四天卷舒萬劫

楊枝　西域記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

七匝　維摩詰經稽首佛足右繞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法苑珠林經律之中制令右旋若左繞行為神所訶乃至右繞麥積為俗所責其徒衆矣今時行事者順于天時面西北轉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帀十帀七帀三帀各有所表釋氏要覽遶佛又云旋遶此方稱行道西域記云西天隨所宗事禮後皆須旋遶蓋歸敬之至也惟佛法右繞法苑云順天行也若帀數則不定三帀表三業七帀表七支如經云百千帀無數帀但以為數表敬之極也

卻坐一面　涅槃經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卻坐一面

雜英　謝朓詩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旃檀　香譜旃檀即白檀也

優鉢　翻譯名義優鉢羅此云青蓮花涅槃經云如優鉢羅花鉢

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生於淤泥而終不為淤泥所汙

稊稗 莊子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

蓮座 華嚴經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于普光明殿坐蓮花藏師子之座釋氏要覽蓮花座知度論問云諸牀可坐何必蓮花答諸牀為世間白衣坐法又蓮花濡淨柔脆欲現神力能坐其上令蓮不壞故又以莊嚴妙法坐故

大仙 釋氏要覽古譯經有稱佛名大仙者此與天仙不同般若燈論云聲聞菩薩等亦名仙佛于中最尊上故已登一切波羅密多功德善根彼岸故名大仙

藥草品 法華經有藥草喻品

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九